

主從母胎中就召叫祂所愛的人，慈愛的主為每個人度身訂定了他的生命旅程，祂對每個人的愛是無窮無盡的，祂切願與我們結合在一起，祂會用盡他所能去達到目的，而與天主結合就成了每一個人的存在終向。

每當我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，都會看到天主在我身上的計劃和祂大能的手帶領着我。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述說我童年的事：小時候我體弱多病，最嚴重的一場病是患上了肺癆病。那一年，村裏大部份的小童都染上了癆疾，村上沒有正式西醫、也沒有醫院，就祇靠煮些中藥治療。其他小童喝了幾次中藥，病情都有了好轉甚至痊癒，唯獨我是每況愈下，最後竟開始吐血。母親看了心急如焚，馬上背起我就往城裏跑，也不顧自己身懷有孕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了醫生，卻被醫生責罵她延誤了救治時間。醫生說祇能盡力而為，給我注射了特效藥，還要看我對藥物的反應，能熬過一夜才有生機。那夜為母親應該是一個漫長焦慮的夜晚，我記不起那個晚上發生的事，祇知道我捱過了難關，想必是天主對我的愛使我得到痊癒。

發熱症是我的常客，每當熱症臨身我都要足不出戶，祇能以羨慕的眼光看著外面的小朋友嬉戲。年紀小小的我，已學曉接受自己身體的狀況及不便，從來不會鬧著要出外玩耍，祇乖乖地呆在家裡。渴望出外時會問母親我甚麼時候可以到外面去，每次母親都會和藹的回答：「忍耐點，你快可以與哥哥出去同小朋友玩耍了。」母親說的這快來的日子來得非常慢，跟著熱症來的是身上多處長出了瘡痍，使我無論仰臥、俯臥或側臥都壓到痛處，母親與外祖母要論班小心將我稍為抬起，使我可以睡覺。接踵而來的是所有手指頭及腳趾頭都起了小水泡，母親是要待我熟睡後才能以草藥給我包紮，當我睡醒感覺不舒服時就會把藥拉掉，包紮的過程又要重做一次。經常的病患使我幼小的心靈產生了恐懼，有一天我含著淚問母親：「媽媽，我會死嗎？」我想當時母親聽到了我的問題，心都碎了。

真令母親心碎的是我下面兩個弟弟的離世，我下面的弟弟兩歲多便離開我們，我還依稀記得他的樣貌。他是一個健康可愛的幼兒，在家人的愛中健康快樂地成長。我染病的時日，母親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我身上，照顧弟弟的責任就交給了其他家人。有一天，他咳嗽得很厲害，家人想他患上了感冒，他的病情急轉直下，肺炎奪去了他短暫的生命。母親極度傷心，健康也受到影響，她懷著的胎兒也受到影響。我這個弟弟出生時，體質已經很弱，他祇享受了幾個月家庭的愛護，便回到天父的懷抱與早他而去的哥哥重聚。兩個愛兒接踵離開，對母親的打擊非常大，外祖母告訴我她從來不敢在母親面前提起兩個弟弟，而母親以往常掛在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一段長久的時間。

我長大後，時常思考為什麼兩個弟先我而去，體質孱弱的我卻留了下來。我越是反思我的生命，越發現天主不依照人的羅邏做事，祂是依照對每個人的愛去計劃他／她的生命，祂的計劃通常是深不可測的。當我回想天主如何以祂的愛在我生命中引領及保護我時，深深

被祂的無限、深邃、無條件的愛所感動。對天主的愛感恩之情激起了我對祂還愛之心，願意將自己全部奉獻給祂。其實是天主先愛了我，並邀請我作出回應。我在愛中被愛所召，賴天主的恩寵我才有力量及勇氣去回應祂的大愛。不要以為與天主墮入愛河常是浪漫的，很多時會帶來痛苦並要求犧牲，起初使人感到懼怕，但當你被天主的愛吸引時，任何困難都不能阻止你與祂一同走十字架的苦路。我下期會給你細說我的經驗。(待續)